

劉墉
經典

美
劉墉
著

雪的千种
XUE DE QIAN ZHONG FENG QING

风情



〔美〕刘墉 著

雪的千种风情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的千种风情 / (美) 刘墉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02 - 2439 - 6

I. 雪…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3964 号

图字: 01 - 2007 - 1253 号

雪的千种风情

著 者: 刘 墉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6965 83895215

印 刷: 北京市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20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2 - 2439 - 6/I · 429

定 价: 18.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刘墉，画家、作家。一个很认真生活，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曾任美国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纽约圣若望大学驻校艺术家、圣文森学院副教授。出版中英文著作七十余种，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三十次。

创作的原则是“为自己说话，也为时代说话”；处世的原则是“不负我心，不负我生”。

二〇〇五年刘墉先生授权中国盲文出版社制作出版他在祖国大陆地区的第一套有声书，并将全部版税捐助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希望工程。刘墉已在四川、贵州、陕西等地捐建三十七所希望小学。

您每购买一本刘墉先生的正版书，
便是向公益事业献出一份爱心。



刘墉作品

《雪的千种风情》18.00元

《生命中的野姜花》18.00元

《处世艺术》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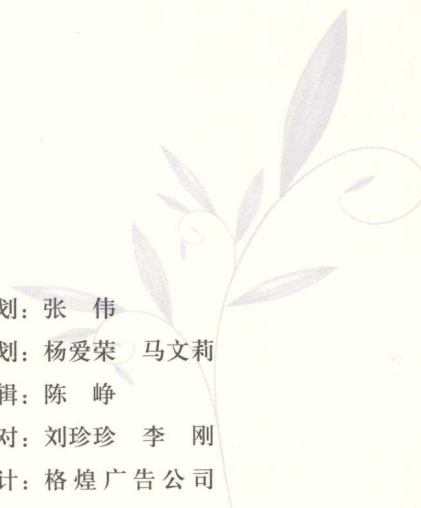
《人生疫苗》18.00元

《唐诗句典》25.00元

《刘墉画集》240.00元

《在灵魂居住的地方》24.00元

《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飞扬》26.00元



总策划：张 伟

项目策划：杨爱荣 马文莉

责任编辑：陈 峥

责任校对：刘珍珍 李 刚

封面设计：格煌广告公司

目 录

070 066 045 030 018 013 007 002

笔 情

笔情

墨情

纸情

砚情

水云斋

水云斋在奈良

父 亲 的 画 面

父亲的画面

墓园箫声

121 115 110 102 096 092 087 082 077 074

母亲的矛盾

爸爸做的

枕中天地宽

父亲的浴缸

撒子

爹地的小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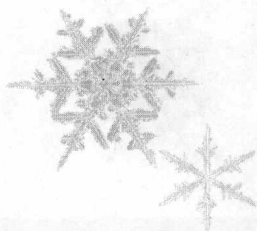
拍拍·吹吹·摇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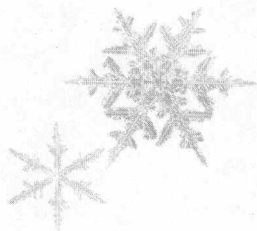
梦回小楼

梦回小楼

如果图画像一本日记

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167 162 153 147 140 135 130 127

年夜饭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模糊的窗花

风 箏 之 歌

风筝之歌

在梦中飞翔

半生中夜长开眼

小白狗

半睡半醒之间

233

225

221

215

212

204

200

196

193

184

172

雪的千种风情

雪的千种风情

四季的声音

庭院深深深几许

蝉蛹之死

老农玄想

杀藤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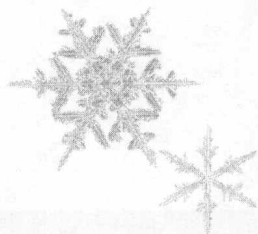
香闲

暮冬园事

壁虎

守一炉生命的火

编后语



笔
情

笔情 墨情 纸情 砚情
水云斋
水云斋在奈良

笔 情

我早生华发，未三十岁，已经花白了许多，每有朋友问，便自嘲说：不正像是“七紫三羊”的毛笔吗？

同辈少有不知七紫三羊的，记忆好的人，甚至叫得出“集大庄、文清氏”或“老店林三益”这些制笔厂的名字，只因为早期的中小學生，多半儿都跟这种毛笔打过仗。

七紫三羊正如其名，笔尖一段黑毛，约是那占全笔十分之七的所谓“七紫”；后面近笔杆处，包了一圈白色的短毛，则是占十分之三的所谓“三羊”。紫毫性刚，作为笔的中柱，有利于运锋转折；羊毫性柔，像是棉花般吸水，可以补紫毫载墨之不足。一主内，一主外；一在前线作战，一在后方供输，两者原该是最佳的搭配，但不知是否偷工减料，抑或因为幼年搦管，常觉得笔锋毛太刚太少，写小字时扭来扭去，作大字时又嫌硬。临柳公权尚能称手，若逢颜鲁公，就力不从心了。

小时候写毛笔字真是苦差事，每次把笔插回套子，稍不小心就会折损笔毛；笔上潮湿的时候，直往外冒墨泡，溅得四处都是，笔





干时又怕粘在套子中。尤其是放假之后，小小一支笔管，插在铜制的套子里，早已凝固成一杆枪，左摇右撼拔不出，硬拉出来，但见一截空笔杆，毛笔尖却留在了套子中。

每次掉了笔头，母亲总先蘸些松香粉，放在火上将松香烤化，再即刻插入笔杆里，没多久就坚固了。这时我便会拿到水龙头下，打上肥皂，将那千年黑垢一并洗净，只是不知毛笔为什么那样吸墨，不论洗多少遍，还是挤出黑水，也绝对没有办法把羊毫恢复新笔时的洁白。

不过有些同学是只用“七紫”，而不用“三羊”的，他们泡笔时，只发开那紫毫的笔尖，笔腹以上，羊毫的位置则一律不动，据说这样特别好使力，我曾借来用过几回，觉得像在用羽毛笔。

羽毛笔在中国是不流行的，何况那时大家早用了自来水笔，不过我倒是私下自造过几支，方法是捡公鸡的翅膀大羽毛，用刀片将羽茎削成斜面，再于尖端处垂直切一刀，完全成为钢笔尖的样子。用这种土造的羽毛笔别有一种钢笔所无的趣味。这是因为羽毛不似钢铁的坚硬，随着运笔的轻重，能变化出许多粗细不同的线条，正像是西洋中世纪羊皮书上的字，有一种特别的立体效果。此外羽毛笔还有一妙，就是书写时沙沙作响，随着笔画的轻重转折而抑扬高低，除了实用价值不及钢笔耐久，在艺术表现上，羽毛笔显然跟中国毛笔一样，更有变化，也更贴心。

小学时，签字笔尚未发明，不过我也早已尝试，用厨房洗锅的“轻石”，磨成小小的尖头，再配上自来水笔的笔管，由于轻石多孔而吸水，笔管内的墨汁自然顺石而下，颇能写上一些字。只是我这



自造的签字笔太不耐用，笔尖又脆弱易折，为此我弄脏了不少本子，受了许多责骂，但后来想想自己是最早使用签字笔的人，倒还有几分得意。

似乎在签字笔发明之前，原子笔就流行了起来，也便总可以见到染得一身一脸原子笔油的人，和写在这一面不久之后全透到纸背的情况。

早期的原子笔虽然滑，惹起麻烦却比钢笔和毛笔严重多了，钢笔水怕“褪色灵”和漂白粉，弄脏了好洗。墨汁虽难洗，但容易干，也便少出意外。唯有原子笔漏油时，不但洗不净，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暗算，甚至落笔时停在纸上的厚油渍，也能染得一袖口。

此外原子笔最怕碰到光滑的东西，纸滑它不滑，硬是写不出东西，我曾经痛恨一个数学老师，就用白蜡烛将作业全部薄薄打上一层，作业发回来时，果然看见上面一大堆重复又重复的“勾痕”，相信那数学老师必定报销掉好几支原子笔，且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

高中开始学国画，启蒙指定的毛笔叫“天下为公”，名字十分堂皇，笔势却并不伟岸，短短的褐色毛，大约是黄鼠狼身上借来的，至于价钱，可是远在七紫三羊之上。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这天下为公居然为我开启了另一片天下，我用它画鹿角一般尖细的树枝、潺潺的水纹、柔柔的勾云，又横笔侧锋地表现出斧劈皴坚的岩石。我开始了解，一支好毛笔，不但可以软硬兼施，而且是“大小由之”。中国毛笔的特色，是能具备“尖、齐、圆、健”四德，即使用的是大笔，如果掌握那尖细的笔



锋，仍然可以画须发昆虫；即使用的是小笔，如果用力按压、缓缓出锋，也能表现粗实的线条。

小时候，父亲扶着我的手练字，说是握笔的手心要能放得下蛋，我那时手小，摆不下鸡蛋，便把个鹌鹑蛋塞在其中。母亲看我写字时，则说笔要抓得紧，即使有人偷偷从后面抽笔，也要不被抢去。我便猛力地握笔，把手指都掐出了血痕。至于听说“眼观鼻、鼻观心”，“笔杆要对着眉心”，更一味模仿得差点儿成了斗鸡眼。

直到学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指实掌虚”、“气静神凝”。原来握蛋的意思是说手指要灵活运动，而非像是抓棍子般死板；抓得紧和鼻观心的意思，则是指注意力要集中，将自己的“精神”，通过肘、腕、指掌，传达至笔尖，而不是松散不经意的随便涂抹。

渐渐发觉小小一管、密密千毫之间，居然有这么许多天地；而那每一根线条，每一滩墨沈之中，居然有那样多的情思与韵趣。

也渐渐发觉，这手中的毛笔，居然成为一种会弹奏的乐器，将那许多无声的声音，用层层轻重高低的音符，交织成一篇篇交响的乐章。

于是公孙大娘舞剑，长年舟子荡桨，乃至锥画沙、屋漏痕，这许多古人顿悟用笔之妙的抽象故事，也便不断在脑中浮现，而有了新的体会。

从天下为公、兰竹、白云、山马、长流，到那叶筋、猥取、红豆、精工，我也便渐渐发觉，笔毫之刚并非腕底之刚；而毫末之柔也并非腕下之柔，从线条之转折、笔锋的转折、指掌之转折，乃至心灵的转折，根本浑如一事。心转笔转，有时觉得每一支笔都是自

己身体的一部分。

有一年到日本京都，名山古刹间看到一矮墙围起的上百方尺之地，中间叠石如塔，塔底苍劲地刻着“笔塚”两个斗大的字，但不知这写笔塚二字的笔，是否也葬入了塚中，又不知那用笔之人，是否也随之地下。

笔为人用，为人用笔，用笔为人，用人为笔。

我在碑前佇立良久，觉得数十年用笔的自己，在这宇宙之中，何尝不像一支笔。到头来，必然是销得断毫枯管，问题是：笔下耕得出多少心田？

雪
的
千
种
风
情



006

笔

情

墨 情

“咱们家没有黄金条，倒有不少黑金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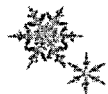
小时候，每当母亲清理樟木箱里的衣服，总会说上这么一句，而每到冬天她初穿起厚大衣时，我便捂着鼻子喊：“好怪的黑金条味儿！”

“要说是墨香，你在别处还闻不到呢！这是麝香，听说过吗？如兰似麝！”

我不懂什么麝，却知道那必是很珍贵的一种东西，因为有一回父亲特别掏出一块黑金条，小心翼翼地在我面前打开那厚厚的棉纸包，露出里面一条黑漆漆写着金字儿的东西，掏出手绢擦了擦上面的白霉，又赶快包了回去。从那小心的劲儿，我就知道，可真是“咱们家压箱底儿的宝贝”。

宝贝是不出箱的，父亲桌上摆的是公事房发的墨，我上学带的则是小小的塑胶砚台和福利社买来的极品墨条。

虽然写着极品，谁都知道那是最差的东西，因为不但磨起来啦啦啦啦地响，磨的地方膨胀得一倍大，而且易崩、爱掉渣儿。每到



作文课，孩子们在原本就不平的桌上摆起底不平的塑胶砚，再吱啦吱啦地磨墨，有时候突然磨出一块小石子或是崩出一团黄土，弄得墨水四溅，引来一片叫嚷，这画面、这声音，三十多年了，也难忘。



或是因为大人们把祖传的那几块墨宝贝得有些过分，墨对我也便有几分神秘感，我常想，那如兰似麝的黑金条，是用来磨墨写字，还是摆着好看，抑或专供薰衣服。

“这好墨啊！可是比金子还贵，它是用麝香、珍珠粉、珊瑚末、玉屑，跟那千年老松树烧出来的烟和在一块造的，别看这么一小块，可是得让那有力气的大汉，槌上一万下，那材料才能匀，也才能紧，所谓一点如漆，这么一块好墨，能抵上公事房发的几十块，即使不小心掉在水里，两个月也不会溶化……”父亲眯着眼睛说，好像是神话故事一般。

为什么要把墨丢到水里去呢？我心想。不过跟着便偷偷把我的极品墨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奶粉罐里，并藏在柜子深处，直到有一天母亲说柜子里必定死了老鼠，才发现那罐子已冒出了白毛，臭得比阴沟水还可怕。

极品墨后来总算被瓶装墨汁取代了，小学五六年级，有人用化学制的墨膏盒，有人用蜡纸袋装着墨汁瓶，我则承继了父亲的铜墨盒。

铜墨盒原是父亲在办公室用的，方正而略带圆角，盖子及盒边都是黄铜打造，上面精工刻着两个殷商铜器的图纹，盒底则以一块